

技术与合理化

——哈贝马斯技术哲学研究

◎ 郑晓松 著



文史哲博士文丛

齐鲁书社



文史哲博士文丛

技术与合理化

——哈贝马斯技术哲学研究

◎ 郑晓松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技术与合理化——哈贝马斯技术哲学研究/郑晓松著.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8
ISBN 978—7—5333—1852—9

I. 技... II. 郑... III. 哈贝马斯, J. —技术哲学
—研究 IV. B516. 59 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6616 号

技术与合理化

——哈贝马斯技术哲学研究

郑晓松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开
印 张	11.375
字 数	256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1852—9
定 价	25.00 元



郑晓松 湖北黄冈人,1973年生。
2000年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后
工作两年,2002年考入复旦大学哲
学系,2005年毕业并获哲学博士学
位。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专攻技术哲学和西
方哲学。近年来,先后在《自然辩证
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贵
州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近二十篇。

序

今天,以高技术为主体的当代技术已然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因素,人们因而谈论起身处“技术时代”。哲学上发生了所谓“技术转向”,技术哲学在科学技术哲学这个领域中占据着前所未有的显赫地位。形成中或者说发展中的技术哲学显现出观念和学说精彩纷呈的态势,思想家们在此采取众多视角和进路。

哈贝马斯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立场出发反思启蒙理性,由此展开其技术哲学理论。当代技术以其内蕴的知识理性催生知识文明,后者孕育并推动创新精神。技术因之在当代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力量。诚然,哈贝马斯对此持肯定态度,但另一方面,他把批判锋芒指向他所认为的技术综合的“工具理性”。他认为,当代技术正把这种工具理性引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挥出作为统治力量的意识形态功能,其结果是社会生活走向偏离“合理化”。因此,他的技术哲学致力于探索技术与合理化的关系,把技术重铸成合理化的力量。为此,他把技术从形而上学层面获得的工具理性移置于社会层面去观照,进而提出他的技术合理化的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形而上学作为现代性的内核把理性同抽象主体相联属,遮掩了作为其基础的“主体间性”。于是,在这个新的基础上,技术的合理化就在于“面向目的的商谈”。他提出,技

技术的工具理性是通过形而上学导源于超越的本质世界。然而，技术合理化力量的根基坐落于现实的生活世界。技术主体性——实际上是主体间性——在生活世界中被建构成“交往合理性”。这种“交往合理性”又是对前述“目的合理性”的超越和匡正。

哈贝马斯提出，技术合理化应当转归于以“技术民主”取代同抽象工具理性相关联的“技术统论”。这种技术民主亦以“交往合理性”为基础。尤其是，交往行为根本上是言语行为，因而，技术民主乃由“话语民主”奠基。技术民主的机制维系于技术家、社会公众和政治家之间的对话和协商。

哈贝马斯的技术哲学是一种关于技术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围绕把技术理性以抽象工具理性向社会和政治合理化方向提升这个核心问题展开。

本书的难能可贵之处是，作者从哈贝马斯这位当今西方思想文化大师的浩瀚著述中，艰辛地给我们梳理出一幅技术哲学的完整图景。尤其是，他以绵密细腻而又精彩的笔致令人信服地从西方思想史的脉络和哈贝马斯个人思想历程的脉络给我们描绘了这个重要技术哲学理论的来龙去脉。

本书的基础是郑晓松的博士学位论文。忝为导师，目睹论文作为专著出版，我不胜欣喜之余，复期望他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丁亥仲夏周昌忠于沪上梧桐书屋

目 录

序.....	(1)
导言.....	(1)
第一章 现代性哲学话语中的技术:工具理性	(23)
第一节 现代性的哲学维度:理性	(23)
第二节 理性的历史进展:启蒙的辩证法	(35)
第三节 技术的现代性属性:工具理性.....	(51)
第四节 工具理性的哲学思潮:实证主义.....	(70)
第二章 社会的技术化统治:片面的合理化.....	(81)
第一节 社会作为系统和生活世界	(82)
第二节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系统: 合法性危机	(91)
第三节 科学技术成为新的合法性形式	(105)
第四节 从公共领域到生活世界	(122)
第五节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140)
第六节 社会的技术化统治:目的合理性的幻象	(148)

第三章 对传统合理化理论的考察和批判:目的	
合理性的理论困境	(151)
第一节 孔多塞:社会合理化的首次提出	(151)
第二节 马克思:生产力导向的合理化	(155)
第三节 韦伯:现代化作为社会合理化	(160)
第四节 卢卡奇:物化的合理化	(170)
第五节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理化的辩证法	(178)
第六节 传统合理化理论的共同弱点	(182)
第四章 合理化理论的重新奠基:劳动和相互作用	(185)
第一节 作为社会理论的认识论	(186)
第二节 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哲学关联	(199)
第三节 劳动和相互作用的社会学架构	(211)
第四节 合理化理论的初步确立	(222)
第五章 交往合理化:对目的合理性的超越	(235)
第一节 语言在交往行动中的基础地位	(235)
第二节 普遍语用学	(242)
第三节 话语伦理学	(263)
第四节 生活世界的合理化	(276)
第六章 技术的合理化向度:民主对话	(289)
第一节 技术发展的新特点	(290)
第二节 话语民主	(295)
第三节 走向民主对话的科学技术	(308)

第四节 目的论行动的交往基础·····	(320)
结语：必要的乌托邦·····	(330)
参考文献·····	(349)
后记·····	(357)

导 言

同许多哲学家一样,哈贝马斯亦密切关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但是,哈贝马斯的意图不仅仅如此,他的目的是要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以科学为内核的现代性进行诊断。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启蒙的价值,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又看到了技术的扩张和工具理性的膨胀所导致的实践后果,特别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且技术的规则也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等各个领域,并产生同质化效果,社会完全按照技术化的统治模式来运行,国家成了技术至上、高度集权的行政机器,资本主义的传统文化价值和民主政治遭到破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无从谈起,这就是说,科技的进步并没有如很多人所期望的那样,导致一个合理化的人类社会。当然,同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不同,哈贝马斯并不只是单纯地批判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实践后果,并对启蒙以来的科学技术及整个现代思想进行彻底的否定和“大拒绝”,而是要实现一种理性的重建,这其中关键的就是厘清合理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廓清通往一个合理化社会的思想道路。基于此,哈贝马斯从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出发,提出社会的合理化关键在于实现以话语民主

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技术作为规定目的理性行动的规则体系,仍然具有走向合理化的潜能,亦可化归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之中。因此,以合理化理论为线索,全面深入地探究哈贝马斯的技术哲学应该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问题的缘起

批判近代以来特别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传统,作为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最初也深受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的影响,他很多反思科学技术的思想甚至是直接从马尔库塞那里继承来的,比如,他关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的观点就是从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那里演变而来的。但是,尽管秉承了批判理论的基本传统,但哈贝马斯在加入法兰克福学派不久即表现出不同于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气质,他没有沿袭前辈们的研究思路,而是广泛吸收了当代各种社会科学比如美国的实用主义、先验现象学和解释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思想,特别是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这种语言哲学的转向深刻影响着哈贝马斯,可以说,他后来同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分道扬镳——转向交往行动理论,实现与批判理论的决裂,正是顺应了这个大趋势。哈贝马斯自己也坦承了这一点,在《交往行动理论》上、下卷中,他反复申明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和语言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内在联系。

由于理论体系和立足点的差异,哈贝马斯和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方面迥然不同,主要表现在:

(一)以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都是立足于工具理性批判的角度。

工具理性是一个高度抽象化和哲学化的概念。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有马尔库塞)那里,理性又回复了其本来面目,成为一个纯粹的哲学式的概念,他们把理性理解为自由的思维主体通过抽象而超越现实达到普遍的规律的能力,因而理性也是一种批判现实的力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工具理性和启蒙理性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工具理性早已内蕴于启蒙理性之中。在《启蒙辩证法》中,启蒙并不是指西方历史上的启蒙运动,而是完全抽象化和泛化了。作为与神话相对立统一的概念,启蒙意指把人类从神话的束缚和控制中解放出来、使人类摆脱恐惧并确立其主体性地位的最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思想。启蒙精神借助于一种关于对自然的认识的知识来消解神话,而这种自然知识是建立在纯粹数学化的基础之上,它本质上是一种控制的观念,一种工具理性的思想,即想通过脱离了自然界的思维把自然界改造成理念中的形象从而实现对自然界的支配,因而启蒙精神摆脱神话控制的原则本身就是神话的内在性原则,所以启蒙的结果必然是成为新的神话。具体到欧洲的思想发展史,那个旨在通过理性来反对和摆脱宗教神学的桎梏、把理性看做是西方文明的合理化的最高命令的启蒙运动,由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最终却走向了自身的反面——退化为新的理性的神话;由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完全把理性从形而上学转化为工具的合理性,人类认识自然、控制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物质生产空前繁荣,但是与此同时,人类通过理性所创造的“自然”反过来又控制和压迫着人类自身。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归结于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传统中

所体现的工具理性在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在他们看来,工具理性是物化的基础。基于工具理性批判这一基本理论框架,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等同起来,认为科学技术起着掩饰社会问题、维护现有社会统治和导致社会堕落的意识形态作用。

众所周知,哈贝马斯也强调甚至“偏爱”理性,在他看来,“哲学的基本论题就是理性”,只不过传统的理性概念仍然建基于主体哲学的基础之上,而“以主体为中心的现代理性就导致了个体自我意识的孤立,导致了将世界分裂为理解领域和不可理解领域,导致了以‘合理性’为幌子的权力压迫体系扩张的可能性”。^① 因此,哈贝马斯希望通过引入的交往行为所固有的主体间性来打破传统理性中主体概念的孤立状态,在他理解,只有摒弃意识哲学中绝对主体的理性概念,才能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实现理性的重建。所以,在哈贝马斯那里,“理性”已经不是黑格尔式的纯粹思辨的理性,而是经由语言学的转型、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范式的转变后,存在并体现于人的认识、言说和行为之中的“具体的理性”,即交往理性。因而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工具理性批判仍然局限于意识哲学的思想框架,不仅没有看到启蒙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同时还对当今社会科学特别是语言哲学的成果视若无睹。所以,对于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立足于工具理性批判,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等同起来的做法,哈贝马斯持反对意见,正如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前言里所说,他写

^① 莱斯利·A·豪《哈贝马斯传》,陈志刚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版,第88页。

这篇文章是同马尔库塞的观点“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变成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进行辩论的。^①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其结果是社会物质财富的高度丰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差异和对抗的消失,而不是像马尔库塞所说的成了统治人和扼杀人的自由的极权性的社会力量。

(二)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把科学技术本身当作意识形态。

霍克海默说:“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②马尔库塞比霍克海默更进一步,在他看来,尽管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具有非政治化的特征,但一方面“生产力在政治上彻底堕落了”,不仅完全丧失了自身的解放功能,而且反而成为人类自由的精神桎梏,使人也工具化和技术化了。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之所以能够和政治实现融合,关键在于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超越具体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具有一种先验性,就是说技术本身就具有政治功能,而这种技术的先验性就是一种政治的先验性,因而他在批判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基础上企图建构一种“新的科学观念”和“另一种性质的技术”。哈贝马斯一方面大加赞赏并继承了马尔库塞关于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的基本观点,认为这一观点为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趋势提供了钥匙;但另一方面对他的“技术的先验性”和所谓“新的科学观念”的看法又非常不满,他认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使得晚期资本主义

^①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可以利用科技进步的成果对公民的个人需求进行补偿,从而取得广大公民对政治制度的认可和忠诚,哈贝马斯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科学技术具有使统治获得合法性的功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特性决定了它是从劳动系统即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中获得自身的合法性的,因为它建立的合法性就是从市场的合理性——“平等交换”中得到的,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那里,所有制从政治关系变成了一种生产关系,所以晚期资本主义仍然只能从劳动系统中去寻找自身的合法性)。

更为重要的是,哈贝马斯和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理解上存在着重大差异。法国大革命时期,哲学家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首次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此后,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意识形态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意识形态概念获得了理论上的重大意义。一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经历了一个理论变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要是从作为掩盖物质利益和真实动机的角度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的,即“虚假的意识”,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期著作中,意识形态的内涵有了较大变化,他们把原来以“虚假性”为主要特征和内容、否定意义上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中,作为和经济形态、物质条件相对的一个概念,意指观念(思想)的上层建筑。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中立的概念,指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不同的社会构成要素,即任何一个社会所具有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和其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社会意识形态。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他们置马克思后期思想理论的变化而不顾,认定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就是指“虚假的意识”,不但如此,他们还把意识形态的内涵大大泛化,认为“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①,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不仅晚期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而且科学技术本身都是意识形态。对此,哈贝马斯持反对态度,他强调,科学技术作为新的合法性形式,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式,而成了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有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和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不再是对“美好生活的设想”(尽管新旧意识形态都是阻挠人们反思社会问题的),技术统治的意识不像旧的意识形态那样以同一种方式建立在对集体的压制上;其次,技术统治这种意识形态的辩护标准是非政治化的,因为它现在已经同劳动系统联系在一起,即通过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补偿政策来为自己辩护。

(三)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排斥民主和自由。

马尔库塞感叹人们在自动化的机械面前软弱无力,失去了自由,被技术所奴役,因而对科技进步持悲观主义态度;哈贝马斯则认为,尽管技术扩张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实践后果:不仅破坏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导致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的缺失,而且科学技术发挥着使人们安于现状、阻止人们反思社会问题的作用,但它并没有压抑和奴役人的功能,他坚信,科学技术同样能纳入到话语民主的框架之下,技术知识可以转化为社

^①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会生活世界的实践意识,因而他对科技进步持相对乐观的态度。因而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与民主之间是可以和谐相处的。

哈贝马斯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价值,但他同时也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两种民主传统——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不足和弱点,并试图超越两者,基于此,他立足于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建构了第三种民主形式,这就是他所谓的“话语民主”。话语民主是交往行动理论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哈贝马斯认为,话语民主具有两大优势:第一,它不仅表现为议会、选举等制度化的民主,而且还包括政治领域的各种对话、商谈和协商等,因而他认为话语民主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还适用于社会主义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第二,由于话语民主是以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为前提条件,因而它和社会生活世界、文化价值传统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哈贝马斯看来,话语民主为解决不同文明之间的争端和冲突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途径,他认为,通过“话语民主”,可以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共存、平等对话的交往形式,从而既能通过协商、论证达成共识,又不会损害各国文化的独特性。

哈贝马斯认为,尽管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是如此“劣迹斑斑”,但它作为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构成要素,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框架所必需的,因而不能彻底否定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他坚信,技术知识可以根据适当的方法转化为社会生活世界的实践意识。基于此,他立足于交往行动理论,试图把技术纳入到话语民主的框架中,在技术进步和社会生活实践之间建立一种辩证互动的民主对话机制。归根结底,这实质上是科学、技术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和民主都是某种形式的商谈,即都是言语活动,只不过科学